

# 纪念沈光文 论文集

JINIAN SHENGUANGWEN LUNWENJI

朱素珍◎主编



宁波出版社  
Ningbo Publishing House

# 纪念沈光文 论文集

JINIAN SHENGUANGWEN LUNWENJI

朱素珍◎主编



宁波出版社  
Ningb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纪念沈光文论文集/朱素珍主编. —宁波:宁波出版社,2014.8

ISBN978-7-5526-1702-3

I. ①纪… II. ①朱… III. ①沈光文(1612~1688)  
—纪念文集 IV. ①K825.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71141号

## 纪念沈光文论文集

---

宁波出版社出版发行

宁波市江东区甬江大道1号宁波书城8号楼 邮编:315040

网址: <http://www.nbcbs.com> 新浪官方微博: @宁波出版社

主 编: 朱素珍

责任编辑: 张爱妮 沈建国

封面设计: 吉祥文化

印 刷: 浙江开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1194mm 1/32

印 张: 7.25

字 数: 180千

版 次: 2014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978-7-5526-1702-3

定 价: 28.00元

## 鄞州文化遗产整理委员会

主任：夏素贞

副主任：陆盈盈 胡岳明 蔡建泓 施建华

成员：李春梅 钟 闽 谢国旗 朱海燕

朱素珍 钟玮玮 陈存瑶 王宏宏

## 人文历史编辑委员会

主任：谢国旗

副主任：朱海燕

执行：朱素珍

成员：钟玮玮 陈存瑶 王宏宏 李一丹

陈绍波 范光花 鲍伟伟 谢 杰

吕君杰

## 总 序

这是一片广袤而深沉的土地，从东海之滨到四明山麓，鄞地人祖祖辈辈在这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生不息地创造着人类文明，5000多年的岁月积淀成一部源远流长的历史。鄞县是中国史上第一批建置的县，在撤县并区前已有2200多年的历史底蕴，是名副其实的文明古邑。

这又是一片人文荟萃、大师辈出的土地。鄞人特别重视读书育人，宋明两朝，就出过进士1000多名，名儒硕学难以胜数。南宋大儒王应麟、大学者楼钥、词人吴文英，元曲大家高则诚、元曲圣手张可久，明代文学家屠隆、沈明臣，台湾文献初祖沈光文，藏书家范钦，史学家万斯同、全祖望都是生于斯长于斯学于斯的鄞县人。唐代诗人贺知章、北宋政治家王安石等非鄞籍人士也在鄞地留下了深深的历史痕迹。到了近现代，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生物学家童第周、著名油画家沙耆、世界著名大提琴家马友友、书法家沙孟海、金石书画家朱复戡、篆刻家高式熊、昆虫学家周尧……都在今日的鄞州区文化史上留下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悠久的历史，辉煌的文明，在鄞州大地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迹。2007—2011年，经过历时五年的鄞州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区普查队摸清了全区不可移动文物的家底，有1959处入选国家数据库，其中有418处已被公布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单位。自5000年前的董家跳、芦家桥和横港岸遗址至35年前的勤

勇凤仪门，不同历史时代的人民留下了形式多样的生活生产的痕迹，民居、祠堂、桥梁、堰坝、古墓、窑址、石刻、碑碣、牌坊……这些是历史馈赠给我们的珍贵遗产，是鄞州人民生存和创造的结晶，是我们取之不尽的智慧源泉和人文资源，是留给后代的地域历史文化的信物。

而在历史长河中涌现的这一代代名士学者，也给我们后人留下了另一笔宝贵的财富。他们不仅有渊博的学识、造诣高深，而且善于独立思考，敢于超越传统，质疑辨异，开创新说。他们在各自领域的成就如夜空中的群星，辉映出一片璀璨星空。除此以外，这些先贤忠贞不渝的民族精神、坚忍不拔的追求精神、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更是后人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

一个地区的文化遗产包含着地区文化特性的基因，保存并发掘这种基因能使我们在面对经济全球化浪潮时得以保持自己的民族和地区的特质，保持自己的原创精神和作为竞争基础的文化差异性。区委、区政府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于2013年成立了鄞州文化遗产整理委员会。区文管办作为区政府文物职能部门，在文化遗产的整理和保护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经过一年多的努力，首部学术性地方古建筑文化论文专著《甬地古建筑特色研究》和人文历史的研究成果《纪念沈光文论文集》整理出版了，它们全面展现了鄞州文化遗产的精华，扩大了文化遗产的影响，挖掘了人文历史的深刻内涵，弘扬了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夏素贞  
2014年7月

## 序

浙东人杰地灵，文化昌盛，自古以来就是学术大家荟萃之地。浙东学派文人在思想个性、学术研究、文学观念与创作实践上亦表现出鲜明的区域特征。尤其南宋以来，这里文风盛行，涌现出众多文化望族。沈光文先生就是出生在这种环境中。

沈光文先生是陆九渊门人沈焕后裔，沈氏家族是鄞州望族，家学渊源，文人辈出，门风书香浓郁。他幼承庭训，专意读书，知书识礼，深厚的史学文学根基培养了他刚烈耿直的文人气节。

沈光文先生身处明末清初这样世事风云变幻、家国社会动荡的历史环境中，却能饱读诗书，即使后半生颠沛流离至台湾这样的文化荒漠之中，亦成为台湾文献初祖，广受赞扬、名垂青史。

在台湾文化上，沈光文先生是拓荒者，有着筚路蓝缕的功绩，正如连横的评价：“台湾三百年间，以文学鸣海上者，代不数睹。郑氏之时，太仆寺卿沈光文之始以诗鸣。”而在隔海相望的故乡，他“傲骨我终持，不与时俯仰”的浩然正气与铮铮风骨，更是我们后人宝贵的精神遗产。

为了纪念沈光文先生对两岸文化融合所做出的丰功伟绩，鄞州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近年来深入开展沈光文先生文化内涵挖掘，并将沈氏宗祠打造成沈光文纪念馆。其中栎社星光村沈氏宗祠与开台先师沈光文血脉相连的文化更为市政府2012年开展甬台两地文化交流提供了有力的文化支撑。为了更好地从学术研究的层面挖掘沈光文先生的功绩，区文管办不仅建立起沈光文研

究会，更发动一批浙东文化名人和台湾文化研究方面的专家，撰写了大量系统阐述沈光文先生治学思想与文化精神的文章，并以论文集的形式出版发行，打造出了大陆研究沈光文先生文化理论的第一部论文专著。

是为序。

宁波市鄞州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局长 蔡建泓

2014年7月

# 目 录

总序	1
序	3
乡先贤沈公光文考略	1
从《蓉洲诗文稿》探究沈光文生平事迹	8
吾甬先贤沈光文	21
南明孤臣、海东初祖——开台先师沈光文	24
开发台湾 名垂青史	
——纪念沈光文诞辰 380 周年	45
爱国、崇学、创新	
——“沈光文的文化成就及其当代价值”的思考	54
文化开台第一人——四明沈光文	60
开台先师沈光文的文化成就及其当代价值	64
略论沈光文在台湾系统传播浙东文化教育的历史功绩	68

牵系两岸文化情结的先驱	
——纪念沈光文诞辰 400 周年	79
沈光文与台湾爱国思乡文学的传承	102
浅析“开台先师”沈光文所彰显的地域人文精神	110
论东吟社的浙地因子	114
沈光文之著述研究	132
论沈光文诗歌的乡愁书写	142
试论沈光文的咏物诗	157
沈光文的乡情	167
沈光文入台时间考证	172
沈光文寓台背景及其故里考	183
材料、事实与反思：有关沈光文的“一桩文化史公案”	
——兼与潘承玉先生商榷	191
海峡两岸沈光文研究的历史分期探讨	212
跋	221

## 乡先贤沈公文考略

袁元龙

### 一、在大陆时期的主要活动（1612—1651）

沈光文，字文开，一字斯庵，浙江鄞县人。出生于明万历四十年（1612），卒于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享年77岁。他自幼聪颖好学，16岁时补博士弟子员，崇祯三年（1630）中乡试副榜<sup>[1]</sup>，崇祯九年以明经贡生入南都国子监。崇祯十二年，南都名士顾杲等140人发起揭露阉党余孽阮大铖等祸国殃民罪恶行径的《南都防乱公揭》，沈光文与黄宗羲、冒襄、方以智等均参与其事。

清顺治二年（1645），南明弘光政权覆灭，福王朱由崧被俘，明代皇族鲁王朱以海、唐王朱聿键先后在浙闽以“监国”名义（唐王不久即帝位，年号隆武）纠集抗清力量力图挽救危亡。宁波的钱肃乐、张煌言等在郡庙聚众起义，成为支持鲁王政权的一支重要义军力量。沈光文虽没有赶得上郡庙起义，但随后参加了钱肃乐的义军，在钱塘江南岸瓜沥一带布防，即所谓“豫于画江之师”。

次年，清军攻破鲁王政权所在地绍兴，鲁王仓皇出奔，在东海上海漂流百余日，后又辗转至厦门依傍郑成功。郑成功安排鲁王驻军长垣（即厦门西北之长泰）。当时，沈光文先后以工部郎中、兵部职方郎中官衔，往来于琅琦（闽江口的一个岛屿，今为琅岐）、闽安与金厦之间，为鲁王联络郑成功、郑鸿逵诸军，共同抗清，

史传称为“再豫琅江军事”。

南明诸军在闽也是胜少败多，于是郑成功派鲁王的光禄寺卿陈士京（宁波人）等去广东肇庆朝见永历帝，沈光文同行。永历帝朱由榔是南明在位最久的一个皇帝（1646—1662年在位），一度据有两广、云贵及川赣湘等地，气势颇盛，因此郑成功想拥戴和联合他。1649年，沈光文在肇庆晋升为太仆寺卿；翌年，又被任为郑鸿逵的监军。

## 二、过台后的主要活动及业绩

1651年（辛卯，顺治八年，永历五年），沈光文从潮阳航海至金门，据光绪《鄞县志》卷四十《沈太仆（光文）传》记载：“闽督李率泰方招来故国遗臣，密遣使以书币招之。公焚其书，返其币。时粤事不可支，以遂留闽，思卜居泉（泉州）之海口。挈家浮舟，过围头洋口，飓风大作，舟人失维，飘泊至台湾。”这段话，与全祖望《沈太仆传》所记完全相同。台湾大学盛成教授所撰《沈光文公年表及明郑清时代有关史实》则称，“壬辰，永历六年，顺治九年，41岁，沈光文飘至宜兰，由宜兰至台南，见其兄沈阿公。”“阿公”为闽南语，是对年长者的尊称，沈阿公，《热兰遮城日志》（即《安平日录》）记载中称“Sinko”，是否其真名，是沈光文的胞兄还是族兄，均待考。但已知沈阿公的荷兰籍妻子，乃当时荷兰入侵台湾时驻台湾第十任长官富尔普的秘书，如果没有这一层关系，沈光文很可能会被荷兰当局作为“间谍”而逮捕起来。富尔普对沈光文倒很尊敬，待之以宾师之礼。可惜此景不长，不久，凯撒继任了荷侵台的第十一任长官，凯撒对沈光文就不那么尊敬了。那时荷兰殖民主义者侵台已有28年，而势力仅及沿海几个城市，以赤嵌城（今台南安平）为首府，称“巴城”（Providentia）。

1657年，荷兰殖民当局派通事（翻译）何斌持巴城总督马德

水嘉及沈光文的信件，去厦门见郑鸿逵、郑成功叔侄，要求通贸，以补充物资。沈光文的儿子（系一皮草商人，史籍中未见其名。最近笔者从台湾云林县《沈氏过台族谱》中查到其名为绍宏）偕行。沈光文暗中托何斌带去台湾海防舆图（一说还有台南海防模型）给郑成功。此后，他受到荷兰当局怀疑，从1660年4月13日起，被荷兰侵台当局传讯，每日或隔日拷问，沈公之子也被关押作人质<sup>[2]</sup>，但沈氏父子坚贞不屈，始终未曾吐透实情。沈氏父子为郑成功的收复台湾立下了鲜为人知的功劳。

1661年4月，郑成功进军台湾，12月攻入台南重镇安平，终于驱逐了侵台38年的荷兰侵略者。郑成功得悉沈光文尚健在，大喜过望，派人馈赠粮食、田宅以供赡养，但沈光文没有在郑手下做官。郑成功接受沈光文的建议，派员到闽粤，招募大陆同胞移居台湾，定法律，设官职，开学校，计户口，养老扶幼，一时台湾人心大安。不幸的是，正值壮年的郑成功染病，于1662年5月暴卒，其子郑经继位。郑经不但继承了延平郡王的爵位，还偕行监国，即背弃明制，自立为王。郑经沉湎于酒色，规定“不仕郑者不得寓公之敬”。

1663年，沈光文作《台湾赋》，赋中有“成功物故，郑锦（经之乳名）僧王，附会者言多谄媚，逢迎者事尽更张”等语，得罪了郑经，几遭不测。为逃避郑经的迫害，沈公削发为僧，改名超光，先逃到台之北鄙，隐居大同山超峰寺，继则结茅罗汉门山中，从此他长期活动在目加溜湾番社（“目加溜”是平埔族<sup>[3]</sup>的西拉雅语，荷语用罗马拼音为Backloun。其地在今台南县善化镇一带）。沈光文在那里授徒识汉文，代替当时流行的荷兰文，培育了一代又一代当地青少年，弘扬了中华文化同时，又以医术济人，以补束脩之不足。今天，海峡两岸同胞因地区方言差异（台湾多用闽南语），交谈或有阻隔，而文字则完全相通，沈公光文对此做了莫大贡献。

这样艰苦的隐居生活过了十年之久，直至1674年，有人向

郑经求情，才解除了对沈光文的威胁迫害，而可以到城市中活动了。

1683年，由施琅为统帅的清军攻入台湾，此时郑经已故，其子克塽降清。沈光文与施琅是旧识（沈光文是黄道周的学生，施琅曾是黄道周的裨将）。施琅对沈光文优礼有加，但沈光文仍着僧衣，不愿仕清为官。

闽浙总督姚启圣也是沈光文昔时好友，曾答应帮助沈光文回原籍宁波。令人惋惜的是姚当年发背疽而死，这件事就被搁下来了。

1684年，清政府在台岛上设置台湾府，下辖台湾、凤山、诸罗三县。诸罗知县季麒光（无锡人）对沈光文非常恭敬，除馈赠给养外，每旬日一探望，并共同组织了“东吟社”。沈光文的诗作，记载了台湾的史地风俗，属于台湾最早文献的一部分。他还著有《台湾輿图考》，今佚。

台湾同胞历来对沈公光文怀着崇高的敬意，寄以深切的怀念。他的同代人季麒光所著的《蓉洲文稿》<sup>[4]</sup>称：“从来台湾无人也，斯庵来而始有人矣。台湾无文也，斯庵来而始有文矣。”清道光四年（1824），台湾北路理藩同知邓传安在建立文开书院时说过：“溯台湾归化之初，得寓贤沈斯庵太仆设教，而人知好学，是全郡风气开自太仆。”今台南庆安宫文庙及延平郡王祠中，均设沈公光文之神位的配享；台南县《进行歌》中有“三百年来，建郡立邦，人才蔚起，礼义文章，斯庵节操，子鏞椎强，永华垂教，郑氏留芳”等歌词，省立台南一中校歌亦有“勤读书，守秩序，思齐往哲光文沈公”<sup>[5]</sup>之句。台南县善化镇有光文路、光文桥和文开桥，并重建了沈光文墓，墓地纪念牌坊有谢东闵题“山高水长”四字，更难得的是台北市宁波同乡会诸乡长，通过调查、访问、辑佚，并组织专家学者研究考证，于1977年编辑出版《沈光文斯庵先生专集》，为学术界研究沈公光文生平及其对民族文化的贡献提供了翔实资料，并作了可贵开拓，这是一个很大的贡献。

### 三、沈光文家世和里籍初探

关于沈光文的家世和里籍问题，早期志传中，只说明他是鄞县人，与明代显宦沈一贯、沈九畴为同宗，至于其直系家世，则语焉不详。季麒光《蓉洲文稿·文开传》中，亦仅云“四明故相文恭公世孙”，而另一权威著作全祖望《鮚埼亭集·沈太仆传》则云：“沈太仆光文，字文开，一字斯庵，鄞人也。或以为文恭公（沈一贯）之后，非也，或曰布政使九畴之后。”这两篇著作中的说法就有不一致的地方。

沈友梅先生在为《沈光文斯庵先生专集》作序时，也指明了这一点：“其父祖名讳，因乏家乘，无可查考。”

最近笔者亲自访求到了两份沈氏宗谱，一份是《甬上万寿坊沈氏谱》，系清抄本，仅存残本一册，藏天一阁内。另一份为中林堂印本《栎社沈氏宗谱》，中林堂谱印数共12套，按“家住芙蓉江上，人归落雨溪头”排列，现仅存“雨”字号一部。整部八册齐全，依照“金石丝竹匏土草木”为序。这部家谱现藏鄞州区栎社星光村（原名沈光村）沈氏族长沈阿才家中。沈阿才的妻子叫吴香菊，在“文革”期间，她把家谱藏在草灰堆里才得以保存下来。这部家谱虽没有直接找到沈光文名讳，但在“革”字册卷十八第八至九页中记有沈光文小传，同时在卷二十六《同宗表略》，附沈光文、沈懋二人简略以俟考，谱中节录全祖望《沈太仆传》中的一段文字。在《甬上万寿坊沈氏谱徵世系考》第六代“沈中立”条中注曰：“中立，字抑强，（宋）高宗绍兴十八年戊辰登科王佐，乔梓进士，授参军。后一支析居西门影泉里，大学士讳一贯、布政公讳一中之始祖，后一支析居栎社中林里，名士讳名（明）臣、布政公讳九畴之始祖，皆各传谱系。”可见不论是湖西（万寿坊在宁波市区内月湖旁，称湖西）沈氏，还是栎社中林沈氏，源出同宗。从沈一贯《喙鸣集》中的诗文来看，多处称栎社沈明臣（字嘉则）为从父、叔父。栎社中林家谱，有“光”字排行，系第18代，

后于沈明臣 4 代、沈九畴 3 代，（沈明臣系 14 代，九畴为 15 代）故称沈光文是沈九畴的族曾孙，辈分是吻合的。至于家谱红线贯串，为何不谱沈光文，是否与满族入主中原之时，沈光文曾联合郑成功、张煌言抗清有关，此有待于日后进一步考证。

日前，我们在栢社星光村又发现了沈一贯、沈九畴的祭祀神位，木质虽有部分蛀蚀，字迹仍未漫漶，足徵中林沈氏与万寿坊沈氏本是同宗，而中林沈氏更早于万寿坊沈氏，故谓沈光文是栢社中林沈氏族人，应该是有理有据的。

#### 四、关于沈光文入台年月诸家之说

沈公入台之年月，众说纷纭，朱馥生作《沈光文抗清史事及其出生、入台年月考》，把它归纳为五说：

1. 辛卯（1651），见季氏《蓉洲文稿》与全氏《鲒埼亭集》等早期著作。

2. 壬寅（1662），见《东吟社序》《南瀛文献》、苏东岳撰《沈光文传》。

3. 己丑（1649），见连横《台湾通史》。

4. 壬辰（1652），见杨云萍《民俗采访之会》，载 1943 年 3 月《民俗台湾》第 3 卷第 3 号。

5. 庚子（1660），见台南县文献委员会记载。转引自台北 1991 年 4 月《大同杂志》。

其中争议最激烈的是辛卯说和壬寅说。台湾洪调水、洪铭伦等，在《沈斯庵诗之研究》第三问《沈光文漂泊流寓年谱》<sup>[6]</sup>中，坚持认为沈光文《寄迹效人吟》引言中所说的“辛卯以来，借居海岛，登山问水，靡不有诗”中的海岛是指金门或厦门，不是台湾本岛。他们认为沈光文入台是在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次年。我同意朱馥生同志的考证，认为应是辛卯（1651）入台，沈是辛卯仲冬出海遇飓风，如海上漂流日久，到达台岛按公历计算，在 1652 年初也

是有可能的。我同意这个论点，除了他所说的同为早期著作可信性强以外，再补充一点，沈光文是“思卜居泉之海口。挈家浮舟，过围头洋口，飓风大作，舟人失维，飘泊至台湾”。泉州是沿海港口，并非海岛，硬说这个“海岛”就是指金、厦，恐怕难免有臆测成分。再说，荷兰人的侵台日记（指《安平日记》）的记载，也足以证明沈光文在郑成功光复台湾前确已在台。《东吟社序》成文时间也较早，现在见到此文乃是刊于清乾隆十一年（1746）范咸重修的《台湾府志》，当时文网甚紧，早已有人怀疑此文被人增删大失其真。还有一篇《平台湾赋》，是范咸借沈光文之名的伪作，亦载于《台湾府志》中。当然，学术上的各种见解可以百家争鸣，存疑亦可，但在上述诸说中比较，我是赞成辛卯（1651）入台之说的。

---

#### 注：

[1] 副榜：科举时代，乡试（中式者为举人）取士，于正榜之外取副榜若干名，谓之“副榜贡生”，简称“副贡”或“副榜”。

[2] 台湾大学盛成教授《沈光文公年表及明郑清时代有关史实》“庚子，永历十四年（1660），顺治十七年”条记载：沈光文被荷兰人认为嫌疑犯，4月13日受太守询问。每日或隔日拷问一次。见6月14日《安平日记》。其子被看管，以为郑氏之人质，因伊在厦门时曾见何斌，云已将台湾城模型一具献与国姓爷。

[3] “平埔族”是当时台南少数民族之一，见1992年1月25日《联谊报》所载台湾作者何伟《善化沈光文墓》一文。

[4] 《蓉洲文稿》原书已佚，《四库全书总目》卷七十七“史部、地理类”存目六《台湾纪略》中有叙及。今据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卷四《赤嵌笔谈·杂著》所引。

[5] 侯中一：《沈光文斯庵先生专集》，台北宁波同乡月刊社，1977年版，第366—367页。

[6] 侯中一：《沈光文斯庵先生专集》，台北宁波同乡月刊社，1977年版，第157—158页。